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一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六十九

神道碑

顯謨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許公

奕神道碑

嘉定十年壬寅敗盟首犯淮漢其冬闕蜀剽西和批
天水奪散關明年春四川制置使倉皇進治利州大
將敗士相屬沿邊忠義人忿於散遣之令於是西和
成州及河池栗亭將利大潭縣莽爲盜區羽書狎馳
蜀道震擾顯謨閣直學士許公時守潼川先是公自
遂移潼積以時事爲憂會員前起居舍人真景元德秀
以書抵公曰昔侍右坳因直前爲上言人才進退

消長繫天下所以治亂開陳未竟上忽宣諭曰許
奕胥鯁德秀對曰誠如聖諭公得書感激至泣下
益思所以補報會成都路漕臣梁綸以邊遽關移公
頓足呼曰事急矣吾不言而誰言乃具錄以聞因
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四蜀仍給降詔榜信必賞罰
以獎忠義以收人心刑獄使者丁必稱亦請竄名以
聞上得奏中夕封付宰臣明日奏事又問宰臣方
以蜀近事對蓋疆吏驛聞而行理後至耳遂詔綸與
待闕州郡公知必且得譴獨念夙被殊尤之知今不
忍坐眎狄難不卒爲上言也又奏忠義人雖已就
招而虜禍固未已也况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

增未知攸濟且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
施行事勢至此而不決將有後時之悔既又上書丞
相涉筆數千言御史劾公欺罔秋八月丙午詔提
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理作自陳先是以言者論公
牒避親舉人過數降一官至是未數月乃以詔書
特復元官改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距前命纔一昔
或者旋悟言者之過乎公念歸已久及聞命趣治裝
置酒與丁君別握笑如平生忽感末疾家人請毋行
公曰吾歸乃愈遂自力登車追歸氣體浸平惟疆事
之憂終弗釋也十二年春二月虜兵大入擣河池大
將吳政陷陣虜遂破鳳州漢中趨大岷中外喧沸公

聞之憂悵不自聊而疾病矣即上章謝事且自占遺奏
曰臣自念本非兼病初緣偶染微痼當湯熨可去之
時臣以疾而爲諱及針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
靖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脉絡不通之故凡三百餘
言率以身體國如呂中丞告老之語家人環問終不
及私以二月己酉屬纊享年五十嗚呼自吾有狄難
能無所顧畏空臆以告吾君者幾人乎邦伯師長胥
動浮言邦君御事罔不返曰艱太毅周之君未嘗有
一語詰其非也曰尚皆隱哉曰允蠹鯀寡哀哉曰隱
曰哀凡皆動於志誠惻怛殆欲君臣上下共推此心
以圖濟國事方懼其忱之弗屬也而敢孰何之乎嘗

哀公之忠而不見察也爲文以吊之曰藉今過實主
耳公耳魏高平侯文靖公李數奏四方盜賊災異是
卷卷者今昔一意數不加罪一已見足蓋指此也其
孤象祖兄弟讀之慟曰公必知我父者十三年春余
過其家進諸孤問緩葬故泣不自勝曰吾世墓在甘
泉鄉之葵山吾將以吾父祔而撓於史巫之紛若執
事盍爲我決之乎余挾日者往視之則皇考賓州君
之左亦惟葵食象祖人白其母遂下以十月乙酉即
窆既又再請于余曰識窆之文非執事誰屬嗚呼與
公同升今適後死弗忍辭也謹按許氏系出姜姓大
岳之後也自元公結爲楚滅遷于容城子孫有家咸

陽者唐中和間扈駕西幸遂家于簡公之曾王考載
故贈朝奉郎王考國故任朝請郎通判瀘州皇考延
慶故任朝奉郎知資州以公貴兩世皆累贈太中大
夫妣碩人劉氏初瀘州有二子長即資州次曰延之
終承議郎通判遂寧府方瀘州之卒也資州未冠遂
寧未晬也兄弟相依以立其後資州年四十未有子
遂寧取勾氏生公遂以爲之子名奕字成子任補將
仕郎階迪功郎調遂寧府長江縣主簿丁內艱服除
調潼川府涪城縣尉舉慶元五年進士時韓侂冑排
擯異已中外多事公拔舉慶曆元祐事勸上以靜
爲治上覽奏篇親擢爲第一授宣義郎簽書劔南

東川節度判官到官未朞年以遂寧卒持心喪嘉泰三年五月召赴行在明年五月造朝授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開禧三年遷起居舍人明年改元嘉定爲通謝使聘金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使還除權禮部侍郎俄兼侍講陞侍讀二年十月遷吏部侍郎三年正月胡兼修王黼官三月又以給事中闕官申命兼權八月除顯謨閣待制知瀘州五年二月除知蘄州表辭不行十月改知遂寧府八年七月進龍圖閣待制九年七月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十二年八月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階官

自迪功郎改授宣義郎積官至朝請大夫贈通議大
夫爵封自陽安縣開國男至郡侯食邑自三百戶至
千戶公試吏爲郃刺史王君勲所知攝屬刑司論議
平允識者固已期之佐東川莫府思職勤事無盛氣
矜色召爲館職故事三人及第率得超進公例由五
遷以長著廷嘗與唐安張伯脩從祖及余凡三人約
遇下直非報謁問疾及休沐之會毋出其後公拜起
居舍人侂冑語人曰蜀士政自佳未嘗有私請謁於
余者蓋爲公等發也兵端之開士鮮不揣摩以希進
公獨移書侂冑謂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
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

然百官充位如無事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
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爲參謀廟堂之議外
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禁衛單薄又奏乞將
職吏顯著者必加鞫勘永廢勿用凡特旨放行以
啓僥倖者亦宜遏絕所言皆用事者所不樂也蜀盜
既平以起居舍人往四川宣諭軍民公謂使從中遣
必淹時乃至旣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淑慝爲指
皆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寧孰是公言乃改畀京湖宣
撫具獵便道入蜀人謂公知大體公每嘆今左右史
絕矣古意因歷舉元豐王存月隆興胡銓嘗所論奏
極言其弊其略曰今前殿坐則侍立官從東朵殿徑

過後殿坐則臣寮奏事畢方外殿近黼坐面西少立
所聞無公事所見 駕興而已未嘗有一事可得而
書 陛下總攬之初謂宜一正前失今後如遇朝會
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則令輪當
侍立官由東朶殿徑至 御坐東南面西立豈惟獲
聞 聖訓傳示無極抑使臣寮奏事不敢恃 陛下
如天之度而肆其頗僻上以其疏下禮寺祕書省計
論時上下既苦兵大臣求成于虜帥者三上疑小使
不足仗擇見大夫銜命往議之及疆則勞逆之使不
至又乃與其屬以書幣還會僣胄以誤國即罪虜益
逞于我朝廷懲前悔謂無以易公公亦受命弗辭與

家人爲死訣詣執政趣受指請行期執政顧公曰狂
虜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君往索何公曰亦不言非
特今日矣議和之初小使方信孺自虜還持要索之
目以來朝廷下兩省集議亦嘗謂虜人久困於兵未
嘗不欲和特倔强不肯自己出今中國務在息民雖
小屈所不較然宜於要索之間審所從違如增歲幣
歸虜俘或可爾外此其可從乎又嘗舉富文忠荅
劉六符語及王倫受趙忠簡指請以所不可從者死
守之今非行其所言之時也會小使王柟至自虜營
以其書來要索未已又詔集議公以嫌乞不與議退
即治行然虜自聞遣使漸不敢桀驁脩館迂之備朝

廷謂和有緒乃以通謝使致命焉尋除起居郎以國
事未濟力辭不許虜聞公名自牙使至廝走禮接甚
恭虜酋方辟暑萬寧宮他日泛使自館俱宮凡千里
騎而往還苦之酋特爲公還內迨燕射凡破的十有
一而它矢不與仍卒成還奏 上優勞久之公復奏
毋以和爲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
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公撫然曰是豈得已者
吾深爲天下愧之拜禮部侍郎條六事以獻削橐不
得聞二年春請補外不允時諫官王居安傳伯成以
言事去職公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十
餘年來上下以言爲諱士節糜爛國之精神索矣作

而強之正在今日今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
官且不得盡况踈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
倖捷出宜加裁制淮東總領所糧券於未用兵時增
四萬餘人鄂州所增至五萬人而殿步司招填未已
亦宜止勿復補又因夏旱求言上疏略曰間者暴風
兩雹正晝常陰星變見于上蝗蝻孽于下日中月光
烱然陰陽乖和成此旱證此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
于死不可責償於禱祠之間而已也發內儲以救民
病四方之民非陛下赤子乎況如蝗蝻之作既有
日矣迨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酺祭孰非王土顧及
境而懼若守令之爲者脫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爲

灾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懽聲如雷而近來
浮議漸謂不然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
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也又曰內降非盛世事也
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仲何人驟爲帶
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其剴切莫如公公侍經筵
務在開益不苟爲誦說上既察公之忠會侍讀章
穎出牙使客公攝進讀援古陳今析理華暢一日宰
執奏事上迎諭曰許奕進讀極佳其遂除之公每
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必曰願陛下試思設
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候上凝思乃徐
竟其說他講官在旁皆竦而公發於愛敬辭氣和婉

上嘗喟然曰如此講論經筵不徒設矣 上臨朝淵

默而公二年經帷數被詔獎攝官項闐前後僅數月

所論駁凡十六事皆貴族近習足以撓政體者而於

封還故資政殿學士劉德秀之贈典及前中書舍人

高文虎之奉祠士論尤躋之三年六月甲子制楊次

山除少保永陽郡王公上疏略曰臣適覩揚次山制

詞有可限疊疊復拊前聞之語是代言者亦知其於

典故有所不可矣 國朝自元豐以來如曹佾向宗

回宗良韋淵吳益郭師禹皆以元舅乃得王獨孟忠

厚以隆祐盛烈故此不可以例言也最後如韓侂

冑人不敢言卒之天怒神恫已事可睹今次山杜門

遠權勢深得外戚之體而況中宮儉勤令德最知古
昔成敗之鑒次山后兄也疏茅土之封前此嘗聞之
乎自古外戚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
至臣愚謂次山即辭宜特從所乞如欲更示優恩則
超轉少傳在陛下既隆於恩在次山知止於義顧
不休哉貼黃又謂東宮冊禮告成故事儲寮之外
未聞加恩親賢者也近者嗣秀王師揆等加封既非
是臣不敢一一上瀆聖聽獨於此甚不可者不容
不冒昧一言如聞宰臣史彌遠方力辭恩命陛下
宜遂曲從以成其美意疏入不報公遂卧家凡三上
朝廷知不可留遂有瀘川之命過辭丞相問所欲言